

轮椅上的方向

我轻轻推门进去。午后的阳光斜斜照进病房，李女士侧身躺着，面朝窗户，只留给人一个沉默的背影。床头柜上的粥还剩大半碗，已经凉了。

“李女士，我来陪您去做CT检查。”我轻声说。她没有转身，只淡淡回了一句：“走着去吧，我还能走。”这是她当天第三次拒绝坐轮椅。

从头天得知白细胞再次下降开始，她变得格外沉默，对治疗依旧配合，却明显疏离。去CT室的走廊很长，我走在她斜后方半步的位置，注意到她脚步虚浮，右手不时按压着腹部切口。“如果您累了，随时可以坐轮椅。”我提醒道。她摇摇头，继续向前。

检查结束返回时，她的脸色更加苍白，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。走廊中段，她突然停下脚步，手扶着墙壁微微喘息。我没有立刻推来轮椅，而是站到她身侧，成为一道无声却稳固的支撑。

“今天的阳光真好。”我看着前方的窗户说，“透过那边照进来，晒在人身上，暖洋洋的。”她顺着我的目光看了一眼，没有说话，但紧绷的肩膀松了些。“您很喜欢花吧？我看到您女儿带来的那盆多肉，照顾得很好。”提到女儿，她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亮光。“她非要放的，说绿色有生机。”她顿了顿，又低声说，“其实我不想她常来医院，这里……气息不好。”

我们就这样站着，她靠着墙，我站在她身侧。医护人员

和患者从身边经过，走廊像一条缓慢流动的河。

“有时候，最难的不是疼痛本身，”我说，“而是每天都要面对‘我生病了’这件事，对吗？”她转头看了我一眼。这是她第一次正眼看我。那眼神里有惊讶，有被理解的触动，也有长久压抑后的脆弱。

“护士姑娘，”她声音微微发颤，“我最怕的不是死，是怕成为家人的负担。每次看到那辆轮椅，我就觉得自己真的成了病人，一个需要被推着走的累赘。”

我点点头，没有急着安慰，让这句话在空气中停留片刻。“所以，坐不坐轮椅，在您看来不只是方不方便的问题。”我轻声说，“而是关乎尊严，是不是还能掌控自己生活的一种较量。”

她的眼眶慢慢湿润了，随后断断续续地说起生病后的感受——如何失去生活的节奏，如何害怕拖累家人，如何厌恶那个被疾病定义的自己。

“其实，”我说，“接受帮助并不是软弱。就像现在，您允许我站在这里陪您休息，这份信任对我来说很珍贵。您女儿来看您，那盆多肉，都是爱，不是负担。”

她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又缓缓吐出。“我们慢慢走回去，好吗？如果您愿意，可以扶着我的手臂。”她犹豫了一下，终于把手轻轻搭在我的小臂上。我们以很慢的速

度向前移动，每一步都踏得稳而真实。

快到病房时，她忽然说：“明天如果还需要做检查，可以用轮椅。”我明白，这不是屈服，而是一个人在重新理解疾病、重新安放自我之后作出的选择——她不再把轮椅视为失败的象征，而是把它看作保护体力、继续前行的工具。

后来，她开始和其他患者分享养多肉的经，在护士站旁开辟了一个小小的“多肉角”。治疗依旧艰难，疼痛和疲惫也并未消失，但那个总是面向墙壁、沉默躺着的背影不见了。

现在，每当我推着空轮椅走过9号病房，看到窗台上那排长势喜人的多肉植物，都会想起那次在走廊里的驻足。

护理不只是执行医嘱、测量生命体征，更是在恰当的时停下脚步，俯身倾听那些藏在沉默背后、尚未被说出口的心事。肿瘤科的轮椅很重，承载的不只是患者的体重，还有他们的恐惧、尊严和对正常生活的渴望。

而叙事护理让我懂得，有时最重要的治疗，就发生在从病房到检查室那段并不算长的路上，发生在一次真诚的倾听与陪伴中。

这辆轮椅，以及它承载的每一个故事，不断提醒着我护理工作的本质——我们治愈，我们缓解，但更重要的，是陪伴每一个生命，在疾病的风暴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平静、力量与前行的方向。

湘潭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科
主管护师 喻翠
审核：护士长 谭艳红

“医生，我今天不是来看病的！”

在这个寒冷的冬日里，不只是太阳频出的好天气让人暖意融融，还有最朴实的信任与真诚的感恩，同样让人感到温暖。

“徐医生，我今天不是来看病的。”1月6日上午，醴陵市板杉镇的退伍军人肖老同志，特意到醴陵市来龙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，找到徐先桃医生父子。

他手捧着“华佗再造 老百姓就医减负的楷模”锦旗，专程来表达感谢——为孙子得到妥善治疗，也为那份“让人安心”的医者初心。“你们父子深耕中医，是真心为百姓减负。”肖老同志握着医生的手，话语朴实而真挚。

在此前，肖老同志先来到了醴陵市卫健局，他郑重表达对中医药发展的认可，对卫健工作的感谢：“我孙子湿疹老不好，是徐医生用中药给调好的。现在在社区看病报销高，花的钱少，实打实为老百姓减轻了负担。我要先感谢组织培养了好医生，再当面谢谢治好我孙子的医生。”

一声衷心的感谢，一次真诚的握手。这简单的画面，却诠释了医患之间最可贵的关系——你用心治病，我真心感恩。

通讯员 王琦 张燕舞

重塑“膝”望，步履新生

至今思来，彭阿姨的故事暖意犹存。那是一个从忧心忡忡到笑意融融的转变，也是一份从焦虑万千到安心信赖的托付。而最终，那面鲜红的锦旗，不仅是故事的圆满句点，更是一份长存心底的医患深情。

初见彭阿姨时，她正坐在轮椅上，眉头紧锁。一月前，她在我院骨科完成了右侧膝关节置换术，术后需要进行系统康复治疗。那时的她，右腿还不敢轻易发力，每一次尝试抬腿，都疼得额头冒汗。

“护士，我以后还能正常走路吗？”她攥着我的手，声音里满是焦虑和不安。我拍了拍她的手背，轻声安慰道：“彭阿姨，您别担心，一步一步来，肯定能好起来的。”我心里清楚，膝关节置换术后的康复，是一场需要患者和医护人员共同努力的持久战。

康复治疗的第一天，物理治疗师为她量身定制了一整套康复计划，从关节活动度训练到肌力训练，每一项都精准而严苛。作为责任护士，我全程陪伴、密切观察。训练间隙，我会帮她按摩放松紧张的肌肉；疼痛明显时，及时调整训练强度，用热敷帮她缓解不适；当她因进度缓慢而丧气，我便给她讲其他患者康复成功的故事，帮她重拾信心。

有一次屈膝训练中，彭阿姨疼得掉了眼泪，说什么也不肯再坚持。我蹲在她面前，轻轻擦去她眼角的泪水：“彭阿姨，咱们已经坚持这么久了，放弃多可惜啊。等康复了，您就能和老伴儿去公园散步、跳广场舞了。”她咬了咬牙，抹掉眼泪，重新握住训练器械。那一刻，我看到了她眼里的倔强和对康复的渴望。

除了康复训练，我们护理团队还格外关注她的饮食和心理状态，叮嘱多摄入富含蛋白质和钙的食物，并常常与她聊天，疏导焦虑。渐渐地，彭阿姨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。

在骨科医护康团队的精心治疗和悉心陪伴下，她从卧床到坐起，从拄拐行走至独立上下楼梯。出院时，家属送来锦旗。其实，对临床医护而言，患者的康复，就是最好的礼物。

湖南省康复医院 龚亚婷

没能去看的港珠澳大桥

1月7日下午，我聆听了安宁疗护专家纪光伟主任主讲的安宁疗护公益课。与其说是一堂课，不如说是一场关于生命与告别的深度对话。

纪主任分享了一个真实故事：湖北孝感的一位爷爷生命进入终末期，却始终放不下一个心愿——想去北京看一次升旗。安宁疗护并不是与生命对抗，而是在生命无法逆转时，帮助患者减轻痛苦、守住尊严、完成心愿。在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的努力下，一场温暖的“生命接力”展开，老人如愿看到了升旗，也平静地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。那一刻，我和在场许多人一样，忍不住落泪。

因为这个故事，让我想起了六年前离世的公公。

公公病重时，也曾轻声说过一句话：“听说港珠澳大桥很漂亮，我也想去看看。”那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心愿，却成了我们一家人心中最深的遗

憾。那时的我们，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治疗上，以为只要继续坚持，就一定还有时间。我们不懂得，有些阶段，比“再多坚持一天”更重要的，是好好陪伴，是成全他最后的愿望。

后来，他没能等到那一天。

直到今天我才明白，安宁疗护不是放弃治疗，而是当生命进入终末阶段时，把选择权交还给患者，让他们不再只是“被治疗的人”，而是一个有感受、有情绪、有牵挂的人。它关心的不只是病情进展，更是疼痛有没有被减轻，恐惧有没有被安抚，心愿有没有被听见。

如果当时我们懂得安宁疗护，或许可以少一些折腾，多一些温柔；或许结局无法改变，但至少可以陪他去看看那座桥，让告别不至于留



下如此沉重的遗憾。

那座没能去看的港珠澳大桥，成为我理解安宁疗护的起点。它让我明白，善生、善别、善终，并不是遥不可及的理念，而是可以被认真对待的生命选择。

也正因如此，我自愿加入“爱与陪伴”公益团队，走进安宁疗护的行列。哪怕只是陪一位老人说说话，帮他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，我都希望，能让更多人少一些“来不及”，多一些被成全的告别。

愿每一个生命，在走到终点时，都能被温柔以待。

夏文霞